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演山集卷五十七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舉人臣曹夢齡

演山集卷五十七

宋　黄裳　撰

雜說

人籟自人之氣而聲生地籟自大塊之噫氣而聲生地籟之形聲雖不能使其自已而齊之然而比人籟則自然耳故顔成子游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吹萬不同使其自已則不同之萬烏能與吾辨哉然而吹萬不同本為天籟而人籟地籟則其末耳其末

有聲會歸於太虛其天籟歟

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而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

夫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猶陳其數

馬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

用自有其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用也

有禮非悖而出也

巢窟之後有宫室羽皮之後有布帛血腥之後有爓熟

非作而致其情者也

以能問於不能則有若無也以多問於寡則實若虚也

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顏子美矣未嘗以為美猶即寡者而問之則我忘矣犯而不校不以己之是校彼之非我必不仁也我必不忠也待其至於禽獸然後棄之則物忘矣

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我忘則不止乎形中物忘則不止乎域中形域之上顏子志於進焉自善而進於信自信而進於美自美而進於大未達一間耳所以具體而微自大而進於聖未達一間耳所以屢空若

夫自有其所能自實其所多而我累之與此之是奪彼之非而物累之形域之中其一化矣非有非無不多不寡之地彼烏乎至哉

合而言之道也無善無惡無動無靜方是時也一旦不得而命之奚有二哉中下之流不能反本惟求之從此道所以降下於性端有仁之端有不仁之端自其兩端而充之仁不仁著矣堯舜充仁之端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幽厲充不

仁之端者也故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之於諸侯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自其不仁之端而充之近則不足以保一身遠則孝子慈孫不能改與堯之保天下為君臣者法不亦異乎然而堯舜亦豈異乎人哉充其仁之端而已如有王者起必能取法孟子嘗為文公言之然則此言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危削而後已當時之君孟子有以警之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商

之世而周之諸侯未離乎周耳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於此奚不悟哉然而孟子之警諸侯不以不敬其君者言之蓋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孟子之於民當被髮纓冠而救之教之為王可也事王則未暇教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仁之端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不仁之端也自其兩端而充之一為君子一為小人為則充之而已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以之仁者也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克己以之道者也

妄念在物曲臆在事所謂意也有意則無德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而人或欲為之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而力或欲致之所謂必也有必則無命能止而不能行而或能行而已能取而不能捨而或能捨而已所謂固也有固則無義即彼之是非忝吾之愛惡所謂我也有我則無道

毋者禁戒之辭也毋意以至無意無無意毋必以至無

必無無必毋我克已者也無我忘已者也無我有我之
對無無我然後莫之對焉子絶四聖人之於天道矣無
事乎禁戒不惑故不能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
故能定不動故能應荀子曰能定然後能應古之人四
十强而仕能應故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不惑故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均是命也五十而
知天命知之至者耳孟子曰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也夭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能存其心養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故能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不惑之時也所謂知其性則知天矣則知命之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四十而不惑則立人之道五十而知天命則立天之道五十而無聞焉斯亦已矣何足畏哉

耳擇克已復禮之時三十而立者也耳順則已忘矣無

所不聽實無所聽巧言淫聲不必勿聽而後仁焉耳者心之官也耳之所得善則心有所養耳之所得非則心有所累五官皆然心為甚

其心虛矣未嘗有也非即乎法故能從心而得天下之至圓未嘗無也非離乎法故能不踰矩而得天下之至方自志於學及七十而從心為已至矣不可棄物則不踰矩為物而已

志於學之後非必三十而後能立耳順之後非必七十

而後從心不踰矩古之悟道者在乎少頃之間奚必此哉聖人為中下者言相去十年為之約耳三十而不立七十而不從心則女畫矣非善致道者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是時以吾為內視反聽者矣不獲其身故無物交不見其人故無人交及其出之域中見其人矣能無交乎身者吾之累也人者身之累也故人能輔仁亦能敗仁人能與吾為歡亦能與吾為怨吾之有身身之有人學道者不可不慎也

出之域中不能無交而亦不可忘交有身則人為之對焉奚能無交其德未至乎大成奚可忘交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不可者與之其如累吾仁何不可者拒之其如遺吾怨何不可者之為交或交以勢或交以利勢利不可為常勢窮則乖利窮則散勢利之間一或不適其意則怨望傾覆在其中焉然則不可者之為交不可拒之亦不可不拒也以義交我者吾以心與之以利交我者吾以迹與之

獻子用上敬下者也故獻子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則獻子有尊賢之義焉故其與樂正裘牧仲友也下交不瀆樂正裘牧仲用下敬上者也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則五人者有貴貴之義焉故其與獻子友也上交不諂獻子不驕五人者不驕獻子以德各有義焉

子思之於惠公有道者也故惠公師之顔般之於惠公有德者也故惠公友之王順長息之於惠公有才者也

故惠公使之雖然不挾而友苟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
拘堯之友舜與之共天位也則尊其德與之治天職也
則尊其才與之食天祿也則尊其功而舜之有二女百
官牛羊倉廩若固有之綽綽然有餘裕蓋無所挾故爾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
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敬之而已不及用焉繆公之於
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受之而已
不及敬焉

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致其性之中樂致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賛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則成位乎其中矣

至於義也行止在我至於命也死生在我

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

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內出於性故靜形則著誠之者也故誠者不見而章動則變誠之者也故誠者不動而變不見而章博厚之道也不動而變高明之道也無為而成悠久之道也同出於至誠自其見者而命之所薄者厚所厚者薄末在所先本在所後未能格物者也量其薄厚度其本末然後格物誠意正心在其所先治國齊家在其所後然後知至由家齊至天下平出於身修由意誠至身修出於知至中

庸曰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知微之顯風之自在意誠遠之近在齊家微之顯在天下平

動物天産也以作陰德天之化也植物地産也以作陽德地之化也天之化動物之産能内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嘗至於過地之化植物之産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成位者

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别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産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淫邪

以樂侑食動血脉通精神使人倫清而聽聰心虚而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琴瑟

車有鑾和樂章之奏以趨以行玉佩之音于左于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樂耳目口鼻心智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産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倦怠

樂陽也配地之陰禮陰也配天之陽兹其所以為合歟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天下之人豈能皆為君子然而天産作陰德而或能不以色肆視不以味肆口

地產作陽德而或能不以安佚肆於四肢狥性之欲喪性之善其得欲也則勝之有禮樂其失欲也則處之有命故天下之趨於君子之途罔或自棄者先王之防亦已至矣

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天地同和者也

義理之在人心久矣其心莫不尊善而疾惡為善者嘗

畏而尊之為惡者嘗畏而疾之人心之所同也然而善惡之所在其智不足以知之其勢不足以去之天下皆是也無足以相畏者有能取人所畏而疾焉者刑之引人所畏而尊焉者賞之人斯服之矣此刑賞所以馭其威𡘋蓋民之畏為善者而尊之畏為惡者而疾之畏之未至也仁義禮智足以炤見天下之是非報天下之善惡吾之喜怒無與焉天下之公義人心之所同無收在我則天下之所畏者捨我其誰哉

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而高祖之殺丁公也不亦異乎曰
高祖不私仁我之私恩而害後世為臣之公義殺之可
也尹公之他不為其君殺子濯孺子孟子賢之蓋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為甚於君事丁公見殺得布而卒用
之則高祖宏矣

演山集卷五十七

演山集卷五十八

宋 黄裳 撰

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者所刑則所出禮而為惡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我哉刑賞之後繼以田役馭其衆此其威威至也茍喜以刑去惡恪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其威之在天

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難犯而易折况或以刑去善哉怒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怒惡而刑之足以沮亂而已知善而祉之遂破小人之黨其道消矣此亂所以已焉夫一賞而已亂天下之威莫大於是有恃權勢而威天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惡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馭也有尚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惡高下一斷以法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惡者有

可免之姦而善者有不幸之懼及其失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者之所能馭也然則孰能馭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悅而誠服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於野矣未嘗知文進於力矣未嘗知德進於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委職而去也教以世事固

其業矣工者世工商者世商農者世農此進民於其所任而成之者然而向者學藝未能行焉不足以為善也制其爵禄吏諸官府之中與賢且貴者聯為八職以服王事此進民於所學而成之者慮其廢此九職也於無職者使之出夫布以戒之慮其廢此三事也於無職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以戒之王之鄉遂三事未甞廢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陽禮教和則使之學藝矣以世事教能則使之世事矣以賢

制爵以能制禄則使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於
邦國都鄙而已
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天子不考文而天下
無私學禮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有事
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學焉或得乎在我者之善弗
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教故吾得
有事乎學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之善悉以進
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愛吾君也則致之以福先王

無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私焉况不在我者哉

都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釆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隂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以不與其祭而

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議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賀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以致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欲其福祿之高也以山祝之不

足也祝之如岡欲其福禄之大也以阜祝之不足也祝之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壊也以南山祝之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以松栢祝之以祝吾君未之足也又以吾君戩穀之臣祝其無不宜馬無事之時至誠之願於王如是之至也而况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邪其於鬼神也必有至誠以感之其於王也必有至誠以致之雖然王豈徒受其福哉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則諸侯之致福也王固有以報之矣鬼神之

意蓋亦願為五福而陰相之則王與諸侯相交以福非徒以為文馬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九伐之法正其罪惡之名然後命諸侯會卒伍而從事馬言伐則其事也言九伐之法則其討也討者著著吾法度之言以問其罪耳馮弱恃强犯寡恃衆髙而自危滿而自溢者也則宜伐而青之害民則伐之行庶民之所惡也陵外則壇之行諸侯之所惡也先王之兵豈將黷武以快其私也哉野

荒而不治民散而不係無智以及其所有者也則宜伐而削之負固不服無仁以保其所有者也則宜侵之先王之兵豈將征利於下而極其欲也哉彼自取之而已賊殺其親充類至仁之盡也則宜正之內外亂鳥獸行不仁而無其親者也則宜滅之放弑其君充類至義之盡也則宜殘之犯令陵政不義而無其君者也則宜杜之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其法既㢞而

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下皆是也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為列國所擅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者非必爭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青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内外亂鳥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巳也焉用戰

九法之伐以正邦國往而正之而已

九伐之法施於九法之所不及者也諸侯之心弗平則爭弗正則亂九法所平則治其爭九法所正則治其亂然而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則言佐王九伐之法九法之一事耳蓋非所以佐王則言以正邦國而已

王與之守邦而有萬民王與之共民而有羣后當其入王而王弗之臣也以其從主則謂之賓以其敵主則謂之客諸侯尊而有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賓諸

臣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客王之大賓客也有禮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有物以致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為之數乃有牢禮餼獻飲食幣帛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收萬國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禮於奢財多而不隆則失禮於儉奢則没禮儉則廢禮以親邦國者也為奢所没為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國萬民相為賓

客財之多寡禮之備殺以是為差不可過也
祭祀之式先王以事神賔客之式先王以接人喪荒之
式以待天變軍旅之式以待人亂幽間之中有鬼神為
之祐顯明之中有賔客為之相天變人亂有備無患然
後有共吾肥甘者則羞有式焉有共吾輕暖者則服有
式焉有共吾便用者則工有式焉有共吾行禮者則幣
帛有式焉有共吾行恩者則好用有式焉然而神不祐
於幽人不相於明則夫六式已矣賔客之式重與鬼神

豈可廢乎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然而九式之用特用九賦之所入者九賦之所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國之賦以待祭祀然而賔客之用特用邦中之所入者亦有義乎先王以爲吾有九職以任萬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非以奉吾欲也還以爲邦國萬民之計而已千里之内吾所自治者以其自治而得之者置諸九式之用則其事鬼神也敬其待賔客也勤九

式之用羞服好用無所愧焉

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三禮之至工足以降天神下足以出地示中足以致人鬼無他也能於三極之道相為近遠而已以禋禮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

馬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徹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風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

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祫之腥三獻之爓一獻之孰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蕭羊之裘未孚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且夫祀天之所主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

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眠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齎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明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默致靜以默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

之致其親與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
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及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
息之聲君子之事帝亦猶是也天鑒帝省見其在物之
上焉尊之貴之惟恐其或失之精意以享者也然而精
意以享在乎先王以為至乎未也不可以言論不可以
意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精意以享是禮而已先王之制
禋禮也期於百執事而至斯極也先王無所事意焉是
以大司寇之職禋祀五帝則戒之曰蒞誓百官戒於百

族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於皇天有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乂王家太宰所佐則王也未足以佐聖所職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太宰祀大神則為不足享先王則為有餘此太宰之職所以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祭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止於禋禮而盡哉大神大示蓋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老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焉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則道之

大者自非王公不足以體之記曰孝子為能享親聖人為能享帝孝之於人道之盡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之盡者也則天之大神地之大示自非聖人不足以享之若夫百執事則効於禋禮而已太宰且有大於此者况先王乎然而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已不及大示者以見地示二而小故特舉小者以見其大焉以禋禮祀昊天上帝而已不及五帝者以見天一而大故特舉大者以見其小者昊天之有上帝也其猶國之有君歟五精

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

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演山集卷五十八

演山集卷五十九

宋　黄裳　撰

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制民以禮因民以俗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役然而財用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之田卿之采

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母弟食邑在其中焉任地之法無過十二其財之入也職内貳之其財之出也職歳貳之都鄙之用資此十二之税而已有無之歳輕重之征備殺之禮多寡之費皆取於此不敢過焉此所以馭其用也先王慮其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有土均之職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為之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此防其無藝之

求宰夫之職掌治法以孜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之職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此防其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禮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獘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禮之儉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屬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書而

示諸治官之屬曰以治邦國以紀萬民此治官之務也書而示諸夏官之屬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此夏官之務也小宰之貳大宰也推理以立事乃有六職焉推其治邦國之道而行之至於政平則治之効也推其紀萬民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均則紀之効也然而平邦國均萬民政典之事也小宰推而行之反為治典之効亦有說乎均節財用者大宰之事也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者小宰之事也善教而後得民心善政而後得民財小宰

之於治典推而行之為効不及政典之事雖欲均節財用以二大宰豈可得哉大宰之治邦國也猶治水然使之循理而往無穿鑿無畔岸故小宰推而行之其効為均

均財用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衆安人之道季氏忘此四者有事於顓臾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無貧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謀動干戈

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治以下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土宜利之以興鋤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强予平之以土均此富而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甿立政之始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非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則有

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安安安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安安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仁終安之以懷德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蓋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蓋以民心生義則能與王守邦故
也然而內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以邦賦而制
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溺於罪是王之
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內史司會冢宰得以贊吾治焉
放辟邪侈罔有為者是王之義也制祿賞賜則贊為之
內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
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小司寇焉以制國用掌敘
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內史之事也凡在書契版

圖者之二以逆羣吏之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馬以

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禮則近乎道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効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遠其為効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管仲之為齊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太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効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之於民以禮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私意自為用舍

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惡此民行止所以見馭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後與焉齊知所因曾知所制蓋未足以言馭

天之生民有利與之為生有善與之為人利與善相為廢興者也即善而利廢即利而善廢利之廢也彼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知禮哉善之廢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獸也不廢其利亦不廢其善為之三時之務農與之為利者也為

之十月之飲酒與之為善者也十月萬物伏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伏於老之地也先王於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勞於坎則天勞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先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况民乎

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老之仁長長之義貴貴之禮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齒位則教之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以年為尊而

正其齒也三命不齒以爵為尊而正其位也一命受職齒於鄉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再命受服齒於父族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老之仁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長長之義也齒所以序年以仁尊之也位所以序德以義尊之也齒於父族仁也三命而不齒者義也所尊者義故雖父族之親不得而齒之貴貴之禮也受職以能未足乎德者也故雖鄉人之疎得而齒之受服

之士蓋處賢能之間而已尊之也不齒於鄉里之也齒
於父族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睦姻則孝之類也任
恤則悌之類也人之孝弟多止於父兄之間而孝也不
能充而為睦姻弟也不能充而為任恤饑渴乘之有不
足以事其父兄者仁義之實於是而喪焉不可勝計也
鄉之教法鄉吏讀之屢矣其言入之不深其實未見利
或勝之矣安得六行之民孜而興之哉飲酒於序以正
齒位使見其實者也教之長為其近於兄也教之老為

其近於父也教之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而睦姻任恤不可勝用也則仁義之實何患馴致而喪之哉仁之實至於親人之親則仁立矣義之實至於長人之長則義立矣仁義既立孝弟已著則民之德就矣可以觀焉是以州長之於春秋會民而射於州序射者觀德而已其飲也作其德之時也其正齒位欲其容察而致嚴故以黨正各屬其民而正之其射也觀其德之時也民德已定容察致嚴無所事焉故州長獨會五黨之民而觀之庠

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賢此序所以言射焉與春秋會民而射於州序其有序賢之意歟射於州序賢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歟以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生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序而觀之然而飲酒閑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欲其知武備也猶農之不可緩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

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禮教之所寓田獵則兵教

之所寓惡勞而好逸惡危而好安惡寡而好多惡後而好先人之情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或勞或逸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或多或寡也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或先或後也行禮人情之所難師役人心之所憚飲酒田獵馳騁獻酬以為樂焉人情之所好以人之所難所憚而寓人之所好之中而教之故雖五十者立而人忘其勞六十者三豆而人忘其寡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父族而人忘其在人之後也其猶教之戰歟

人知從禽獸馳騁之樂而已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
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
屬於田其學不屬於序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
無十月之飲酒轉徙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奚暇齒
位之事哉幸而會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
屬之民而飲無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
之為亂而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
先王之欲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

田所謂食之也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息巳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老仁之類也民知長長義之類也民知貴貴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充其類乎天下之士或流於商或齒於屠販之伍若夫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都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况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别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别為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之貴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之疎者之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踈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

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歟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馬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之國有政令則朝大夫下馬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畧於官府歟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

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也加田無國正正於受田之家猶之國子及其倅歟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國正於諸子而已言征則𢙍正之之義言正則征在其中馬都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則司馬正之矣若有兵甲之事則受之車甲合其卒伍置

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諸子正之矣授之車甲合其卒伍是以正賦之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是以正正之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大人之事也王之至尊后之至貴五乘不足以名其車則曰路而已孤卿大夫士於王及於后則卑於小人則貴不可以五路名其車則曰乘而已路道之大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途同歸之會譬人謂之大人譬道謂之大道大人不仁大道不器無名

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麗於仁之質

演山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六十　　　　宋　黃裳　撰

雜説

孰周為人孰蝶為物以覺為真以夢為妄則是非物我辨矣夫覺夢周蝶亦奚以異哉周蝶皆物也覺為周夢為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覺夢皆化則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為真孰為妄哉無真無妄故不知周之夢為蝶歟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蝶相得於夢中必有分

矣蓋天下之物一聚一散相得相失莫非分也周以蝶於我為有分則蝶與我齊矣世之人所以有是非以其有物我所以有喜懼以其有死生物我死生不能一此人所以無逍遥遊而養生之理喪矣故以蝶為周以周為蝶然後忘物我以覺為夢以夢為覺然後忘死生物我死生兩忘而意消故能緣督以為經而智與故無與焉養生所主者也

生在外者任無涯之知赴無窮之欲逐不可必之物以

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全而生忘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者也猶且殆已況其為智者哉為智者以其知之所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也惡則為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馨千里之外譽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

理乎蓋益理以能者名之召勸理以偽者刑之召吾將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則雖同室之人不得其善惡而報之况其遠者哉縁督以為經不無知之所無可奈何則智行其所無事矣善惡為生之累名為善之累刑為惡之累則四者以非理蹈之矣或禍其身或殘其生遺親之憂而天年不能盡其道而死則殆而已矣

牛以喻其有生牛之節間以喻其生理遊刃於節間以

喻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於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聲砉然合於桑林之舞中於經首之會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於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工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喻為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嘗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

牛馬未能忘牛而會於理以喻用智者未能無累也割
也故歲一更刀折也故月一更刀折則槃矣未若良庖
之善也然而良庖猶喻以形全生者也但賢於族爾養
生之道未達一間則相去楚越矣況歲一更與夫十九
年之逺哉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以喻夫
大知不知大知故其用愈多其智愈有而不可盡也每
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微謋然已解以喻夫養生之理或有礙之者未之盡也

當此之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愈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刀而藏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喻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形之於生猶之肯綮大軱也豈能為大窾之累哉用智為智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其思置矣神

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

介則獨獨則無與人貌有與也人貌而天無與也無物不能對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蓄乎樊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王未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神凝至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

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適

天而從人信情而𠫭天如哭其子毋人之所受恬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今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遁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縣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帝君於天心君於人而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生之厚而遇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傳生猶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老聃之死是其形

化者也而彼老少有生之厚傷其形化何異乎以薪而傳火哉蓋未之悟也指窮以為薪則悟矣真空之中有養生之道有傳火之理忘形與薪而得於此焉則不知其盡也蓋夫為薪之指窮而後悟火之傳非薪為形之指窮而后悟生之傳非形帝之縣解其指窮歟彼老少者之哀夫子竊謂老少有生之厚而不自哀也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固務生之所無以為則所主者喪矣固務知之

所無奈何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故形全而生忘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全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不足而不為歟夫無以為而為之者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

而養生之理喪矣而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惟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

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來變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與焉陰有造之者不達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役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役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役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達者切為在我而私欲有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

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真也不滅可以生生可以形形可以物物雖吾之至於此也豈異乎入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是非無好惡生死與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時不能運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去

而變散之則彼偶化之形暫來之生何足計哉形與生且不足計而况形生之外乎嗚呼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學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平則其心虛而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夫有生之厚

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

形勞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故也夫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子遺生而畜精焉非徒畜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也又能復之畜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上智無事畜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能生生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體則精氣之聚成始則精氣之散死

者生之始成體則言其生成始則言其死天地之道內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情焉反以相天精而又精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神之又神相天不足以言之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熱太虛其體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衆凡之流智巧果敢與

物相勝其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强則㤀𠊳弱則趨蹶晝為想夜為夢則氣之守喪矣豈復能純乎喜怒哀樂忘而後有純氣之守純者謂其不虧其神也其神不虧則外物之感何由得間而累之故水不能窒其氣火不能化其形萬物之上不能惴慄其氣體凡有貌象聲色皆是物也物何以相遠則夫智巧果敢之列將欲勝物不亦妄乎氣之散為喜怒哀樂之色物得其間而累之潛行則窒入火則熱不窒不熱彼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

已物我兩忘而守其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妙有其形而不為貌象則萬物之上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無所化者真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與道為體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盡之將與不形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之性滿而不淫圓而無端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增其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氣幽明之交故不麗乎隂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乎生死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超乎形數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惟神與氣喪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懼入乎

其胸中矣神與氣喪矣故雖不疾猶死也當其醉也㝠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從事於外故其乘不知也墜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神氣亦然而乘墜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物也及其墮車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神氣故雖疾不死也况全於天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巧果敢復於物矣惟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

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上矣藏於天不足以言之

鏌干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鏌干飄瓦歟民自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忮怨之心而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弑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偽也開天開天之性也之天之於天道而

已性生德偽生賊開人以智治國者也開天不以智治
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偽則民近乎用其真矣
失者錙銖存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也則習忘
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道者在此忘
我在彼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撅株拘吾執臂也若槁
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
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物易蜩之翼用志而
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蜩翼之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用志而分乃散於物雖然痀僂之
承蜩兩忘之中猶有蜩焉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
且若是而況君子乎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內重也以鈎注者
蟬以黃金注者殙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善注
其猶達生者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善生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單豹入而藏
則內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內虛而為熱

疾攻之豹畜精而養其内殺侈力而養其外是皆不鞭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而陽也不虛其内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體復為至精則不必入也故為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也故無内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柴之不為也何為内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聖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極其惟神聖乎單豹張毅生生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烏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况攝生者乎蓋夫生生之厚然後巖居而水食徼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獘而不自持者大欲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氣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衽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

精精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衽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獘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産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産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誘於物内汩其心當此之時其孰能嗇精以養其神乎觸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目不之於色四肢不之於安佚陰德常清陽德常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志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演山集卷六十